

黑

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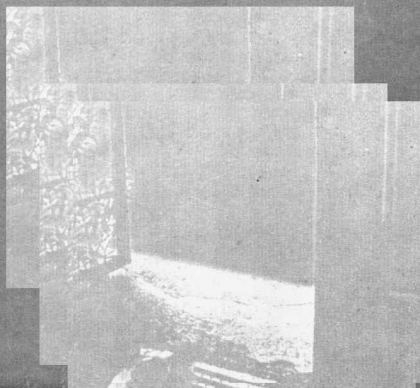
王洋 著



大眾文藝出版社

黑房子

王洋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房子/王洋著.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9.5 (2000·10 重印)

ISBN 7-80094-372-0

I. 黑…

II. 王…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9) 第 12182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 100021

北京市昌平西贯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数: 243 千字 插页: 2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数: 11001 - 16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黑 房 子

王 洋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京·

记者说话

在夜晚，在一些叫歌厅、酒吧、宾馆、发廊、洗浴中心等等场所，在一切你愿意想象的地方，总有许多身份不明、衣着性感、浓妆艳抹的女性，也许你知道，也许你还不了解，她们是谁，她们在干什么，她们的过去她们的未来是什么样。

她们生存着，她们笑着，唱着，或者叫喊着，哭泣着。

也许你愿意相信，“她”只是“个别现象”，但是她们活着，并且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

但是，目前的政策法规尚未能控制住她们的活动，她们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不承担社会义务与责任，也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与保护，因为我们无法公认她们的身份，我们在任何公开的场合无法为她们进行准确的命名。合乎时宜的态度是对她们表示愤慨，大声疾呼打击和取缔，就像十几年来我们所做的那样，并且微笑着略作无奈的样子说，个别丑恶现象总是不能避免的。

但是为什么她们的队伍越来越庞大，活动的领域越来越

宽阔，打击起来越来越难？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无法承认她们是大量存在的，并且让她们在受到控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无法保护不该走上这条路的人能够安全度过人生，无法肯定我们的女儿我们邻居家的女儿能够不受污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是顾左右而言他，甚至闭上眼睛不能承认我们已经犯了严重错误。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对我们的社会负责的态度，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勇气和负责的态度，需要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

最起码是要了解真实的情况，她们为什么走上这样的人生道路。她们此刻的心态，她们的情感，她们的愿望是什么？这不是坐在办公室、图书馆里能够了解的，也不是定好采访计划，准备好观点结论，然后敲锣打鼓地踏上光荣的采访之路便能够了解的。不，不，一切惯常的采访、统计、分析研究的方法都不管用。

记者为自己定下了这个采访任务是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并且设想了各种可能的情况，以及应对方案，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发现这是记者的采访生涯中，最困难最痛苦的事件，所承受的压力超出想象，大部分被采访对象是很难合作的。毕竟她们不是被社会称赞的人，而且她们没有“教育”别人的义务。在采访开始的时候，最大的痛苦，就是她们对这种采访持嘲讽的态度，甚至记者一开口就被谩骂，仿佛她们最有骂人的自由。后来记者知道错在自己而不在她们，因为在她们的眼里，记者的表情、语气和使用的词汇都是错的：你凭什么居高临下，你凭什么来教育我们？

她们是生活在“我们”的社会里。

许多次记者都想停止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即使是官

方人士也并不觉得记者的采访是有价值的，必要的，因此在工作中，没有多少可资利用的社会行政力量，只有少部分见识不凡的人士和记者的个人关系给记者提供了帮助。记者在进行这项工作的几个月以后，开始知道怎么“说话”，怎么“办事”，才能取得她们的信任，是她们教会了我，所以后来的采访越来越方便迅速，并且，记者感到要么不说，只要开口，她们的话真实可信的程度甚至超过其他阶层职业的人士，因为她们不必讨好任何人，也不指望得到任何赞扬，顶多是觉得说了痛快而已。

终于完成了。我没有喜悦的感觉，却更觉得心情沉重压抑，也许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我们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我觉得，一个社会如果充斥着—群纵欲无度的享乐主义者，那么这个社会的前景一定是黯淡的。就连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都警告说，丰裕社会中的“纵欲无度”是造成美国危机的根源。这是我们不能不深长思之的。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采访条件的限制，采访是在极其隐秘的状况下进行的，因为不是任何机构安排的采访任务，记者是以个人的身份进行的。记者还要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有时出差外地，顺便进行此项采访，但多半是在北京进行，这并不是因为北京的“她们”更有代表性，仅仅是因为工作便利的缘故。此项工作历时15个月。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经常没有任何记录，而只是和“她”聊天，以减轻被采访者的戒备心理，回来后马上凭记忆写下来，如果碰到愿意对着录音机讲话的率直的“她”，记者就觉得感激莫名了。所以本书的体例是不一致的。保留了采访工作的各种样式，以最大限度地保持真实状态。除了

个别愿意以真名示人的采访对象，她们的姓名、工作地点等都做了技术处理，以保证她们不会因接受采访而遇到麻烦，请读者见谅。至于读者如何评价“她们”，相信会见仁见智。

她们经常被称作“三陪女”，或者叫作“小姐”。

目 录

- 记者说话 (1)
- 故事 1 (1)
- 请你把你的选择告诉我
- 故事 2 (9)
- 他说他不爱我，不能坑我，然后他就
 绝情地把我赶出来
- 故事 3 (17)
- 你决不能始终都不和客人开房间
- 故事 4 (25)
- 我还是一直在厌恶男人，恨不能把天
 下所有的男人都杀掉……
- 故事 5 (33)
- 你不过是一个小女人，什么也没有
- 故事 6 (41)

客人一来，我就不由自主地打量人家的裤裆，把客人看得直发毛

故事 7 (49)

我应该叫他了解女人是怎么回事

故事 8 (57)

我是老百姓，为什么你不替我们说话

故事 9 (65)

那天晚上，我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故事 10 (73)

我看妈咪是新兴的剥削阶级，专门赚我们小姐的血汗钱

故事 11 (81)

我只能活一天算一天了

故事 12 (89)

什么国家干部了，局长了，处长了，老板了，都是狗屁！

故事 13 (97)

我真的是心甘情愿献身的

故事 14 (105)

当我还是个处女时，我爱的男人欺骗我；等我向往好日子时，我爱的男人嫌弃我……

故事 15 (113)

只要是客人需要的，就是我们的需要。要不怎么说顾客是上帝哪？

故事 16 (120)

我忽然发现，那是我一直向往，一直渴望的东西

故事 17 (128)

我恨我那个同乡，恨我们老板，更恨我自己

故事 18 (136)

赶走东北狐狸，轰走四川妹，丈夫回家好好睡

故事 19 (144)

男人对我来说，只是我的工具和钱包

故事 20 (152)

这个警察真混帐!

故事 21 (160)

我也不想做小姐，但是没办法，社会太现实了

故事 22 (168)

我没有资格去爱他，任何人我都没有资格去爱

故事 23 (176)

咱这中国人就特看重这点事，就不像人家西方，不就是男的和女的……

故事 24 (184)

你的身材很好，你本可以凭这个就赚大钱的

故事 25 (192)

必须得有个工作干，不然生活就进入绝境了

故事 26 (201)

我在寻找个好目标，要找个有钱有势

- 的，要卖就把自己卖个好价钱
- 故事 27 (209)
到歌厅当小姐是她唯一的出路
- 故事 28 (217)
从此我便不再尊重男人，我也不再尊重爱情
- 故事 29 (226)
我的大名在歌厅中远扬
- 故事 30 (235)
她说她已经好久没有一下子挣到 200 元钱了
- 故事 31 (243)
你自己以为很珍惜的东西，对别人却可能是一钱不值的
- 故事 32 (251)
关于处女的问题，我是从来就没当回事的……
- 故事 33 (259)

我要所有的男人，至少是他们中最好的那部分

故事 34 (267)

我照着镜子，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感到很羞愧

故事 35 (276)

给我刺激最大的，是那次我接待一个美国的黑人

故事 36 (285)

我感觉这个世界已经消失了……

故事 37 (293)

我想回到过去，但我已经回不去，那就走下去吧

故事 38 (301)

在那一瞬间我立即彻悟了，什么爱情，那完全是一钱不值的

故事 39 (310)

这贞操对我是无比宝贵的，我要为我的男人终生守节

故事 40 (319)

我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个由于生活作风
问题被反省的人了吧

故事 41 (327)

这儿的生活对我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后 记 (334)



故 事

1

请你把你的选择告诉我

我家住在山西一个偏远的小山沟里，那里非常穷，穷得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好多人家炕上常年不铺炕席，冬天无论男女老幼，都挤在一床烂棉花套子底下，像狗一样卷曲着睡觉。我家只有一条像样的囫囵裤子，谁出门谁穿。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多收点彩礼给弟弟找对象，我十八岁就嫁人了。

刚结婚那阵子，丈夫对我还行。可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打我。每回都是为了芝麻大点事就往死里打我。打到后来就打习惯了，我随时随地都可能挨打，身上没有一天不添新伤的。我为什么总挨打？还不是因为我们那个山旮旯穷啊。大男人穷疯了，窝囊在家里不打女人还能干什么？家家的老娘们都挨男人的揍，多少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一年后，我有了孩子。我想，这回总该好点了吧？看在孩子份上，他爹也不会老揍我。咱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过人嘛！谁成想，孩子一落地，竟是个丫头，而且生孩子时出了医疗事故，医院给我动了手术，大夫说我以后再也不能生孩子了。我抱着孩子回到家，日子过得更是雪上加霜。我想到了死，只要我死了，丈夫还能再娶个闺女生个男娃。可是我硬是不甘心呐。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活法。再说，我还没看见过大高楼呐。要是等我什么都见识过了，就是死也值得了。

就这么，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就跟一个同乡来到了北京。刚来北京那会儿，我看着什么都新鲜，可是光眼睛饱了，肚子可叫唤开了。我替人家摆地摊，倒泔水，在餐馆刷盘子，反正多脏多累的活儿我都干过。晚上找不着地方睡觉，就跟别人挤在四面露风的破平房里。半年下来，我偷偷照着镜子端量，镜子里的人白了，胖了，又水灵又俊俏，我都不敢相信那就是我自个儿。但就是这样，我也挣不着多少钱。

有一天，我在大街上意外地碰着了带我出来的那个老乡。她穿戴光鲜，出手大方，上来就请我吃饭。在饭店里，我把一块鸡肉掉到桌上，汤水溅到她的新衣服上。她不仅不怪我，还不让我拣起那块鸡肉，说是不卫生。当时我的脸腾地红了：谁不知道谁啊！论模样长相，她哪点比得上我？她凭什么就混得比我强！她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告诉我她是做小姐的，社会上也管她们叫“鸡”，还问我跟不跟她一起干。我一琢磨：反正我也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人了，什么没见过？所以连嗝儿都没打，立马就答应了。